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後冷戰時期中、東歐地區權力結構分析

The Power Structur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doi:10.30390/ISC.200203_41(2).0005

問題與研究, 41(2), 2002

Issues & Studies, 41(2), 2002

作者/Author：楊三億(San-Yi Yang)

頁數/Page：89-10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2/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203_41\(2\).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203_41(2).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後冷戰時期中、東歐地區 權力結構分析

楊 三 億

(華沙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博士生)

摘 要

自前蘇聯瓦解、前東歐共黨地區紛紛實施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改革以來，俄國及中歐、東歐國家的政治經濟改革及其發展局勢，近期逐漸成為歐洲研究焦點，波蘭、捷克、匈牙利三國已於一九九九年三月成為北約組織的會員國，其他前東歐共黨國家目前多數也在申請加入的名單之列。對中、東歐國家而言，國家安全至上是這些國家從歷史學習到的重要經驗，如何保障國家獨立自主成為此等國家上下一致的主要目標。從權力結構的角度出發，本文試圖探討中、東歐地區的權力真空狀態如何受到歐洲權力結構的影響，並進一步探討歐洲安全體系的建立，以及權力運作的若干可能結果。

關鍵詞：中歐、東歐、單極體系、體系成員、權力真空、權力填補

* * *

壹、前 言

一、歐洲安全體系分析

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m, 又稱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 蔚為國際政治學界中的研究主流，結構現實主義起源於古典現實主義 (classical realism)，對國際政治享有共同的若干假設，如國家是國際政治主要的行為者、各國制訂外交決策時依照理性原則進行，以及國家以追求權力為主要目標。^①

在理論層次上，結構現實主義對古典現實主義進行擴充，結構現實主義認為過去

註① 結構現實主義對國家追求「權力」的概念作了若干修正，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僅為追求適度的權力，國家的主要目標仍為安全。



簡單的「化約論」並不能真正的解釋國際政治的變化，如果國際政治學者僅僅從國家間互動的角度分析國際政治，將會出現過度簡約的謬誤。除了有形的國家數目、可以觀察的國家間互動行為外，國際政治學者應該更重視另一種無形的、卻又是實際影響國際政治運作的因素，也就是所謂的結構因素，結構雖然無法以肉眼觀察，但透過若干基本原則的描述卻可勾畫出結構的存在及其實質影響力。國際政治結構重視的是系統內的成員地位分配原則、成員的功能分工程度，以及成員的能力分配狀況。無政府狀態的基本假設普為接受，所有國家在此狀態下都應一手包括國家生存的所需功能，因此，國際政治的研究重點即著重在如何界定成員的能力分配狀況。^②不同國際政治結構下相同國家間彼此的互動過程，也將會因為權力結構因素的差異而出現不同的互動模式，相異的國際結構將會制約、影響國家間的互動過程。

受到冷戰結束的影響，國際政治結構一夕改變，首先是兩極體系的崩解。表面上看來，對後冷戰時期的歐洲權力結構描述，似乎就像 $2-1=1$ 一樣的容易，蘇聯瓦解，美國成為唯一超強。的確，經過了美蘇兩強長達近五十年的僵持對抗後，歐洲地區僅僅剩下一個稱霸全球的超強體系成員，俄國雖然承繼前蘇聯的地位與絕大多數的人口與領土，但在權力分配的模式上卻遠遠落後於冷戰時期的蘇聯。然而，就歐洲安全體系言之，歐洲地區新的權力分配模式卻使權力結構出現重大改變，單極體系下的權力分配模式呈現以下的成員分類：超強（super power）、第二層成員（second-tier actor），與一般體系成員（general system actor）；超強以追求體系穩定為主要目標，企圖使體系免於變遷，歐洲權力結構下的角色分配，美國居於該層超強地位；第二層體系成員則在權力平衡與扈從的中間地帶抉擇，這一層的體系成員包含英國、法國與德國，以及甫從抗衡美國超強地位下降的俄國，這些國家的基本特色都是對歐洲安全扮演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相對重要性的角色；一般體系成員則受制於結構力量，權力平衡的空間更為狹隘，體系力量主導成員的主要外交行動，本文探討權力結構下中、東歐地區國家均處於此一層級，無論是位處中歐地區潛在權力比重最大的波蘭，或是鄰近俄國的波海三國，中、東歐地區成為超強與第二層體系成員權力競爭的標的物。權力競爭源自於歐洲地區因前蘇聯勢力撤出前東歐共黨國家後遺留的廣大權力真空（power vacuum）狀態，^③此種狀態導致原屬前蘇聯傳統勢力範圍的前東歐地區受到西方力量的填補（fill-up），然在填補的過程中受到俄國反對與西方盟國本身的顧慮，此一過程存有若干變數。本文將從結構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探討中、東歐填補力量的來源、反對力量的作用、填補的形式，以及力量填補的可能結果。

註② Kenneth N. Waltz 著，胡祖慶譯，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出版社，民國86年1月）。

註③ 權力真空（power vacuum）一詞有時也可以緩衝區（buffer zone）的意涵瞭解，即是一個區域存在一個或多個較為弱小的體系成員，而同時被兩個或多個較強的成員所包含；相較之下，緩衝區的意義較著重於靜態的描述，而權力真空的意涵則較接近於動態的觀點，文中所稱的權力真空，乃表示因蘇共垮台，致使前東歐共黨地區出現的短暫權力消失現象。Adrian Hyde-Pric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25.



二、中、東歐地區概念界定

後冷戰時期關於對前東歐共黨地區的現狀描述，論者多出現不同的名詞使用，如以中歐（Central Europe）、中東歐（East Central Europe）、東歐（Eastern Europe）等不一而足的名詞來指涉包含目前波蘭以東、波海三國以南、烏克蘭以西及前南斯拉夫聯邦以北的這片廣大土地。^④

受到國際政治結構變遷因素的影響，我們對前東歐共黨地區的概念正在轉變之中。^⑤使用不同名詞指涉同一形體，代表論者對該形體的概念部分存有一致性，部分卻缺乏共識。不一致的原因顯示，新的意義被賦予在新時代的環境下，而在轉變的過程中此一意義又尚未完全明朗化，過去的文化歷史影響又相當程度的掌握了所欲指涉事物的解釋能力。此種概念上的不一致，在一般認知過程中不會產生大礙，跟著約定俗成的看法，我們很容易找到可供相互溝通的基礎；然而，儘管意義相近，我們仍應避免可能出現的誤會。在權力結構的描述過程中，如果權力真空的狀態出現在中、東歐地區，則權力的填補將擇中、東歐一區或兼併行之，依目前情形來看，權力的填補首先發生在中歐地區，而東歐則因地緣政治的考量而存在變數。

因此，在本文架構下，以歷史文化上的特殊性、發達與否的政治經濟表現、和西方的接近程度，以及是否形成逐步的區域合作方式等因素，^⑥本文擇波蘭，捷克，匈

註④ 西方學界對後冷戰時期前東歐地區的共同概念尚未成形，無論在官方文件或學者論文中經常可見交互使用的字眼，請參閱 Marijke Breuning and John T. Ishiyama, "Aiding The Former Enemy: Testing Explanations for Foreign Assistance to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SU,"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 36 (September 1999), pp. 357~358; Thomas A. Baylis, "Presidents Versus Prime Ministers-Shaping Executive Authority in Eastern Europe," *World Politics*, No. 48 (April 1996); Dan Reiter, "Why NATO Enlargement does not Sprea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25 (Spring 2001), pp.43~44 & 47~48; Richard F. Staar, ed., *East-Central Europe and the USSR* (London: Macmillan, 1991); Gerhard Mangott, *East European Reform Countries: Problem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External Relations* (Austr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 *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Geneva), 2001, No. 1, U. N. publication, Secretariat of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pp. 70, 102 134.

註⑤ 歷史上，維也納與日耳曼民族對中歐的定義與今日大不相同。因為近世以前的東歐地區並非歐洲的政治文化中心，主要仍受西方日耳曼民族與東方俄羅斯民族的交互影響，因此歷史上曾出現以維也納市中心的一條仍維格街道（Rennweg Street）為界線，街道以東即為亞洲，往南即是巴爾幹半島的區分方式。請參閱 Claudio Magris, *Danube* (London: Collins Harvill, 1990), p. 241. 傳統日耳曼人另以為，中歐地區（Mitteleuropa）是長期受到日耳曼文化、經濟、與政治影響的地區。Dariusz Rosati, Former Polish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cited speech on the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1997, p. 1. 現代學者亦曾試圖以中東歐（East Central Europe）的概念來指稱前華沙公約的締約國，即位於波羅的海、黑海、亞德里亞海和愛琴海之間的廣大土地。又或以中東歐的概念來包含目前非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以外的前東歐共黨國家，請參閱 Gerhard Mangott, *East European Reform Countries: Problem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External Relations*, pp. 1~15.

註⑥ 波蘭、捷克、匈牙利與斯洛伐克等國已於 1992 年 12 月成立中歐自由貿易區（Central European Free Trade Area, CEFTA）以促進該地區的經貿合作，該組織有可能持續運作或納入其他成員，或以整體方式加入歐盟。



牙利，斯洛伐克四國做為中歐概念，更往東方的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波羅地海三國則屬於東歐地區，^⑦其餘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伐尼亞、波士尼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南斯拉夫等國，則屬於東南歐地區。^⑧本文討論重點著重在中歐地區與東歐地區，間或有涉及其他國家，但不妨礙本文劃分方式。

三、單極體系下的歐洲安全

兩極體系下的歐洲安全因受到兩大集團的嚴密控制，因此兩大集團間壁壘清楚，在所屬勢力範圍內通常不會受到對手太多的干涉。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當蘇聯紅軍的坦克開進前東歐衛星國的大街上，西方各國除了輿論的譴責外，並沒有其他實質的動作。後冷戰時期的歐洲安全面貌則和冷戰時期大異其趣：西元二〇〇〇年三月，在聯合國指導下的北約維和行動（*peacekeeping operations*）組成一支超過八萬人的部隊，聲勢浩大的進駐波士尼亞與科索伏（Kosovo），執行維持和平任務；前一年的同一時間，波蘭、捷克與匈牙利則是加入了冷戰期間蘇聯集團的軍事對頭北約組織。^⑨當前蘇聯瓦解，歐洲地區已不存在一個足以抗衡美國的反對力量，國際政治結構已然邁向新紀元，然而，此種嶄新的權力結構形式，和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相較，其穩定程度如何？中、東歐的權力結構形式又將如何變化？這樣的情形不禁令人想到，歐洲業已出現的新局勢，將會帶給歐洲人更有保障的和平與穩定？給中、東歐地區一個免於共黨統治的新時代，還是隱藏著某些可能的變化結果？關於這些問題，我們還是可以先從結構的方式來瞭解。

根據傳統的權力平衡（*balance-of-power theory*）觀點，儘管權力可能出現暫時性不均衡的階段，但無政府狀態下的安全考量將會促使國家（體系成員）採取相應的權力平衡措施而趨向平衡狀況，此乃因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政治，成員為了避免其他成員擁有破壞整體均勢力量，所形成的一種集體行爲；^⑩十九世紀的英國歐陸政策，即被認為是權力平衡政策的表現。不過，所謂的權力平衡政策並不能包含解釋國家所有的外交行爲，權力平衡可以被用來闡述一項外交政策的目標，但卻無法包含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企圖獲得優勢地位的核心價值。這項假設的基本前提是，在權力平衡或取得決定性優勢的考量上，國家將會不加思索的選擇後者。霸權理論（*hegemonic theory*）適時提供另一個思考方向。霸權（在權力結構上擁有主導優勢的成員國）為了能夠持續保持霸權地位，霸權必須不斷介入國際事務之中，並企圖主導國際秩序，其方式是透過霸權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s*）作為體系內的凝結力量，同時要求體系成員遵

註⑦ 波羅的海三國在東歐的整體概念上又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有所不同，波海三國的語系較為接近北歐語系，近世又較為敵視俄羅斯民族。

註⑧ Adrian Hyde-Pric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pp. 6~7.

註⑨ Barbara Wizimirska, ed., *Yearbook of Polish Foreign Policy 2000* (Warsaw: Ministry of Foreign Policy of Poland, 2000), pp. 21~34.

註⑩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915~916.



守體系規範。^⑩除了提供公共財作為拉攏體系成員遵守體系規範的誘因外，霸權亦需注意可能出現的潛在競爭者。潛在競爭者不僅可能出現於某一國家的權力分配上升，導致結構權力狀態重新調整，潛在競爭者亦可能透過權力聯盟的方式提升自身的權力比重，以爭奪區域的領導權。

因此，在維持體系穩定的考量下，後冷戰時期的中、東歐權力格局提供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盟國一個新契機。前蘇聯退出中、東歐的權力競技場，這些新興民主國家相對缺乏自主能力，以致於形成權力真空的局面，同時，這些一般體系成員因在權力結構的分配比重上受到限制，其外交政策選項亦著實不多。^⑪因此，在歷史經驗的學習下，為避免招致若干國家的極度反感，以美國力量為主的北約組織擴張行動雖不至於採取冒進的政策，但亦將中、東歐地區逐步納入北約的安全體系之中。

貳、冷戰後的中、東歐地區分析層次

從權力結構觀點來看，單極結構下的超強其權力已膨脹至第二層體系成員所無法單獨抗衡，同時因權力分配的相差過鉅導致缺乏抗衡的意圖或能力。^⑫後冷戰時期的超強與第二層體系成員的權力差距，顯然不是十九世紀歐洲強權應國與其他歐陸國家所能比擬，十九世紀的英國海軍即使稱霸大西洋與地中海，但其陸軍卻不足以使英國稱雄歐陸，英國陸軍通常需要法國或俄國陸軍的協助，才能達成外交政策目標；^⑬唯有超強的能力不需其他力量的配合即能遂行政策，單極體系才算完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歐各國經濟凋弊，無力獨自承擔安全保衛之責，美國作為冷戰時期的西方強國，透過北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的設置承諾保障西歐安全，而在冷戰結束後，北約組織不僅未予裁撤，更朝擴大組織的計畫執行。作為影響中、東歐地區權力結構的主要主導力量，北約組織是目前西歐各國最重要的政治軍事組織，大部分的西歐國家與美國和加拿大均加入此一組織，北約組織的會員國在北約組織的領導下共同從事規劃與執行歐洲安全的集體政策。因此，透過對北約的瞭解即可掌握目前歐洲安全的規劃。

註⑩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1, p. 23.

註⑪ 依當時的情形來看，該地區國家的外交政策選項受限頗多：中立政策很難被俄國所認同，俄國認為這將形成一種拖延戰術，意在擺脫俄國的影響力；而同時，前東歐共黨國家礙於國內經濟壓力沉重，在推行經濟改革之際無力承擔龐大的國防經費，因此一時亦無法維持堅強且獨立的國防外交政策；甚且，過去一面傾向蘇聯的國防外交政策已經不合時宜。Andras Inotai and Jurgen Notzold,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Associated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South Eastern Europe: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Gutersloh: Bertelmann Foundation Publishers, 1995), p. 151.

註⑫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op. cit.*, p. 5~9.

註⑬ 觀察德國統一後的歐洲列強，法國與俄國的軍事支出均超過英國，而德國與奧地利的軍事花費總和也約略等於英國。在此情況下，英國的陸軍僅能算是歐陸列強之一，英國的歐陸政策亦因此需要列強的配合，即權力平衡的適度調適，才可遂行英國外交政策目標。*Ibid.*, table 1, p. 12.



一、北約組織的戰略設計

在假設北約組織成員國目標、行動一致的前提下，西方的歐洲安全戰略規劃基本架構如次：

(一) 對潛在競爭對手的戰略設計

作為已然崩解蘇聯勢力的繼承者，無論在能力（ability）與意圖（intention）的可能性上，俄國成為目前僅存的北約可能潛在競爭對手。俄國是目前唯一反對北約東擴最力的國家，其國內政治菁英與一般民衆皆認為北約東擴將有害於俄國國家利益，根據一九九六年的俄國內部民調顯示，32%的俄國民衆認為東擴會傷害俄國利益，一九九九年的民調數據更高，66%的民衆認為東擴對俄國是一種直接的威脅。相較於俄國民衆的反對北約東擴計畫，俄國政治菁英對西方國家態度也在北約的首波東擴後出現變化。北約東擴後，俄國政治菁英傳統的三大部分：西化派的勢力急遽縮小，這些親西方人士在北約組織東擴後，由於直接影響俄國的傳統勢力範圍，因此親西方論點逐漸失去市場；實用主義派則在採納西方經濟市場的觀點來補救俄國經濟現狀之餘，不斷重申將俄國國家利益擺在最優先的地位，不容許西方勢力干涉俄國國家利益的立場；而民族主義派則勢力上揚，對西方敵意更為升高，由此觀之，俄國政治菁英與一般民衆基本立場皆反對北約東擴。^⑤瞭解俄國國內的反對聲浪後，北約在決定納入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加入北約的議題，首要面對者即是如何讓俄國瞭解，此一政策並非針對俄國而來。就西方觀點而言，俄國是整個歐洲安全最重要的變數，如果俄國持續向民主及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邁進，並且願意擴大與非斯拉夫民族的交流層次，則絕大多數關於爭端的解決方式，都可以在協商的機制下完成。

美國及其他西方盟國，在後冷戰初期規劃的對俄關係，基本上採取協商交往的對俄溝通政策。初步評估下，北約及歐盟不認為俄羅斯是其目前合適的會員，但初期仍成立對話機構「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 NACC），一九九七年又成立「歐洲—大西洋夥伴理事會」（Euro-Atlantic Partnership Council, EAPC）進行對話，以及「北約和平夥伴」（NATO's Partnership for Peace, PfP）以凸顯西方盟國對俄國的重視程度。不過，這些機構的設置形式上的功能遠大於實質上的意義。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歷時甚久的事先磋商、談判過程下，雙方簽訂「合作與安全關係的基礎法案」（Founding Act on Mutu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NATO and Russia, FAMRCS）。^⑥在該法案架構下，雙方成立常設性的聯合委員會以作為常設的溝通機構；不過，礙於現實因素的考量，該法案在條文中明白規定，常設機構的設置並不存在足以否決對方行動的權力。^⑦

註⑤ Margot Light, *Russia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Security*, op. cit., pp. 489~505.

註⑥ 該條約由北約秘書長 Javier Solana 與俄羅斯外交部長 Yevgeny Primakov, 於 1997 年 5 月 27 日在巴黎共同簽署，主要著墨於雙邊的合作與安全關係。

註⑦ 為小心翼翼的避免給予俄國以干預內政之口實，以及減少北約東擴所可能遭遇到的阻礙，特在該法案中明文如上規定，該原文為“Neither NATO nor Russia has a right of veto over the actions of the other”。



這也可以說，該法案以及因此而衍生出的相關機構設置，基本上也僅具諮詢對話功能，但從雙方關係的進展來看，這也可以算是一個互信的起點。北約的觀點是，藉由對話組織，來保證即使北約東擴，西方仍願意和俄羅斯對話，以取得其信任。^⑩

(二) 對中歐國家的戰略設計

將新興民主國家納入北約的軍事防禦體系中，雖是彌補其權力真空的途徑之一，然而，北約亦需考量其他要項，如軍事裝備的整合（這些國家長期使用前蘇聯的軍事裝備）、國內民意的支持程度等（美國的北約東擴政策曾出現過轉變）。^⑪但中、東歐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卻使北約不得不採取相應行動，一九九九年三月北約決定以優先納入中歐國家作為北約東擴（NATO Eastward Enlargement）的第一步，首先接受波蘭、捷克與匈牙利為北約組織的會員國，而斯洛伐克礙於獨立未久，因此並不在北約第一波的東擴名單之內。

對西方國家而言，中歐的重要性不僅於地理位置。中歐地處歐洲中心，與德國、奧地利接壤，總面積將近 53 萬平方公里，人口近 6500 萬人，相較於其他前共黨國家，中歐亦相對處於較為經濟富庶的發達區域。此外，首先納入中歐國家作為北約組織的會員國，對其他東歐、東南歐國家可能引起示範效應，由這些國家主動提出加入北約的提議更能使北約擴張行動擴大合理化的基礎，並進而為未來的東擴預先準備。再其次，納入中歐國家對北約亦產生立即效應，新加入的會員國逐步淘汰前蘇聯的軍事裝備，改由北約會員國的軍事武器替代，軍事聯繫將使雙方無論在武器裝備與後勤補給方面更趨一致；^⑫最後，在中歐國家加入北約組織後，國家安全透過條約的相對保障，更能促進中歐國家國內民主政治的穩定發展。

(三) 對東歐國家的戰略設計

在北俄基礎條約簽訂後不久，北約立即於同年和烏克蘭簽訂「北約—烏克蘭憲章」（The NATO-Ukraine Charter）作為北約與烏克蘭關係的基本架構。^⑬後冷戰時期，尤其是在北約納入波蘭、捷克、匈牙利等中歐國家以後，西方盟國對烏克蘭的重視程度逐日上升。就某種程度而言，烏克蘭的獨立將是整個歐洲東方不再存有一個獨立霸權的最有利因素，假使烏克蘭脫離俄國勢力範圍之外，將使俄國被形塑成一個更亞洲

註^⑩ Margot Light, John Lowenhardt, Stephen White, "Russia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Security,"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5, Issue 4 (Winter 2000), pp. 489-505.

註^⑪ 是否支持中、東歐國家加入北約組織，美國立場曾出現轉折。初期美國並未積極支持這些國家加入北約，其主要理由是認為，越多國家加入北約，將越可能使北約減低其活動力，而無法有效的處理若干敏感性的議題。Roland Dannreuther, *Eastward Enlargement* (Oslo: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January 1997), p. 72.

註^⑫ 在波蘭的最新一波空軍更新計畫中，以美國的 F-16、瑞典的 Gripen 和法國的幻象為優先考量，目的在於促使波蘭的防空力量能夠跟上北約的水準；捷克亦計畫採購 36 架西方國家出產的戰鬥機以代替老舊的米格戰機，採購金額約在 25 億美元左右。*Rzeczpospolita* (Warsaw), February 15, 2001, p. 5; "The Czech's Fighter-jet Turns Nasty," *Business Central Europe*, Vol. 8, No. 83, p. 23.

註^⑬ 該約於 1997 年 7 月 9 日，於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簽訂，距離北俄基礎條約的簽訂僅兩個月不到。



化的國家。²²同時，不受俄國影響的烏克蘭，亦將使俄國進出裏海的通行權大受影響，進而影響俄國介入巴爾幹半島的能力，俄國也將失去其在西方的重要地理憑藉，此舉必然造成大幅限制俄國歐洲安全的戰略選擇。²³

也因此，北約與俄國雙方對「北約—烏克蘭憲章」各自出現不同的解讀方式，俄國認為這即是北約新圍堵政策的一環，烏克蘭將藉此向西方盟國靠攏，而北約卻認為，烏克蘭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有權選擇自己的國防外交政策。另外，對波海三國地區採取的戰略選擇，美國則以簽訂「美國—波海三國伙伴憲章」（The US-Baltic Charter of Partnership）的方式，來建立雙方的合作關係。由於北約明瞭烏克蘭與波海三國對俄國的重要性，因此一方面以條約重新界定後冷戰時期的雙方關係，宣示北約不再視烏克蘭或波海三國為敵人；另一方面，條約雖指出只要合乎標準的各國都可以加入，然卻未在條約中明言波海三國是否可以、或何時可以加入。

東歐地區的相對獨特性表現於文化歷史與地緣因素的關連。證諸過去歷史發展，東歐各國與俄羅斯民族的發展息息相關，俄國歷史和現今的波海三國、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國交互影響發展；在民族血緣與語系的關係上，白俄羅斯及烏克蘭與俄羅斯民族有極大的相似性，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同屬東斯拉夫民族，其語言亦同屬東斯拉夫語系，和西斯拉夫諸民族及其語言相較又更為接近俄羅斯民族，²⁴從俄羅斯帝國時代已將整個東歐地區納入其版圖來看，俄國與東歐地區的歷史文化關係亦顯得錯綜複雜。也因此，俄國以「近鄰」（near neighbor）一詞來描述東歐，藉以凸顯俄國在該區的重視程度，而北約目前可能的東擴藍圖受到俄國強烈回應亦可見一斑。為了反對波海三國落入北約之手，俄國前外長普利馬可夫曾發表聲明，表示如果北約果真納入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俄國將重新全盤檢討對歐政策，而一般民衆的意見亦多傾向支持俄國政府反對北約東擴，認為其東擴將會嚴重傷害俄國的國家利益。²⁵由此可見，未來北約在東歐地區東擴行動仍充滿變數。

二、第二層體系成員

權力平衡的傳統觀念認為，單極體系下的權力結構形成權力失衡，在國家追求「安全」的主要核心目標下，任何一個體系成員一旦擁有主宰體系力量，此無異置自身安

註²² Zbigniew Brzezinski, speech on the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publication of CSIS, 1997, pp. 15~17.

註²³ Henry Kissinger, *op. cit.*, 1997, pp. 12~13.

註²⁴ 整個斯拉夫語系可更細分為東斯拉夫、西斯拉夫與南斯拉夫三大次語系，西斯拉夫語系包含今日之波蘭語、捷克語、斯洛伐克語，以及已經消失的波美拉尼亞語（Pomeranian）、波拉畢安語（Polabian）等；東斯拉夫語系則包含今日之俄羅斯、白俄羅斯與烏克蘭語；南斯拉夫語則屬於東正教的教會語言，今日已不復存在，而逐漸演變成包含斯洛凡尼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保加利亞和馬其頓語在內的南斯拉夫次語系。Norman Davies, *Heart of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18.

註²⁵ Adam Daniel Rotfeld, "NATO Enlargement and the Reinforcing of Euro-Atlantic Security Structures," *The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 No. 1, pp. 23~52.



全於覆巢之下，體系成員故傾向於採取抗衡超強的角色。^{②⑥}另有論者以為，從實際的政治現象出發，超強地位的穩固亦有助於其他體系成員安全的維持。正由於超強無論在軍事花費、科技研發與經濟力量的表現上遠超於其他體系成員，而其他體系成員，特別是第二層的體系成員，將因免於軍事競爭壓力而能使國內資源更能有效運用。論者同時以為，冷戰時期西方第二層體系成員將軍事安全的主要任務交由美國主導，由美國承諾的安全保障換取美國在歐洲安全事務上的主導權，正是第二層的體系成員甘於自居二流角色，免於「爭雄」野心的原因，此等任務交換將更能使這些成員致力於相對利益的追求，如經濟發展與國內社會福利保障的推行。^{②⑦}

在單極體系下的權力結構，將會有如權力平衡者所宣稱的，第二層結構成員的外交行為模式將會為避免權力集中在超強手中而採取權力平衡的外交行動？又或者如所爭論般的，將會由於超強所能提供的安全保障而支持單極體系？雙方立論之不同，透過實際觀察則可彌補若干盲點。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盟國在美國的協助下從廢墟中再度重建，其間歷經將近五十年的合作過程，因此雙方的互信基礎堅強。德國在戰後一躍成為歐洲最大經濟體，但德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糾紛幾不可能釀成大戰。西歐各國目前雖有意願獨立負擔起歐洲安全之責，但截至目前來看，北約組織仍是西歐安全最重要的軍事力量，短期內西歐各國仍需美國的軍事防衛；然後冷戰時期的俄國卻與美國缺乏上述的互信基礎，俄國儘管現階段缺乏與美國競爭歐洲領導地位的能量，然權力平衡的運作將可能出現在俄國的外交政策考量內。俄國若修正冷戰時期的對立心態，西歐各國不再是俄國外交政策的死對頭，俄國與西歐各國無論在販毒、走私、環境保護或經貿交流等層次上均有合作空間，俄國可以藉由相互間合作以試圖排除美國在本區的影響力，不過由於美國與西歐各國的緊密程度遠超俄國，因此俄國的目標短期內恐不易達成。

三、一般體系成員

由於處於中、東歐地區的一般體系成員和其他主要體系成員的權力懸殊差距過大，弱小國家對外在威脅的認知尤為敏銳，而長期作為東西集團下的緩衝區（buffer zone）更使這些國家充滿不確定感。波蘭於近代歷史上曾經多次遭受歐洲東西列強的瓜分終至滅國，捷克曾是奧匈帝國的管轄範圍，亦曾被納粹德國佔領，其餘的中、東歐國家處境亦極為相似。^{②⑧}因此，這些國家在外交政策的制訂上均以維持國家安全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如波蘭，由於國家生存的能力近代受到外國力量所掌握，因此其獨立與安全是國家最主要目標。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自德國於十九世紀統一後，波蘭處於俄國與德國兩大強權的中間地帶，其領土多次遭受瓜分終至亡國，波蘭的政治菁英普遍認為波蘭受制於地緣政治的影響，在全方位的思考下，無論從軍事安全或經濟發展、

註②⑥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op. cit.*;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 Will A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pp. 5~51.

註②⑦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p. 23~37.

註②⑧ Norman Davies, *Heart of Europe*, pp. 158~274.



民主自由各方面，波蘭必須透過雙邊或多邊關係、同盟或軍事聯盟的方式以保障自身安全。^⑳

中、東歐地區作為權力真空狀態下的「權力填補」(power fill-up)標的，權力填補的動力來源由西方盟國發動，並由中、東歐國家的內在需求遞補。目前來看，中、東歐國家接受權力填補的過程大致有以下幾種途徑：1. 正式的政治軍事同盟與經濟合作關係。除波蘭、捷克與匈牙利於一九九九年加入北約組織作為正式會員國外，北約也將在近期公布第二波的入會名單。^㉑作為歐洲地區最重要的政治軍事組織，成為北約會員國即正式宣示會員國接受北約組織的共同決議，從權力填補的角度來看，北約組織所涵蓋之處，即排除了他種力量的伸展。除正式的同盟關係外，中、東歐國家積極尋求加入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企圖採取政治軍事與經濟雙重途徑重返(return)歐洲社會。^㉒加入歐盟對中、東歐國家利弊互見，^㉓但加入歐洲目前最重要的政治軍事與經濟雙邊組織卻有助於鞏固中、東歐國家重返歐洲社會的基礎，一旦這些國家穩固了與西歐的政治與經濟聯繫，則重返歐洲的企圖將進一步獲得落實。2. 頻繁的雙邊關係。由於德國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因此多數的中、東歐國家均與德國保持密切的經貿往來，波蘭與德國亦有軍事合作協定，以期雙方可以交換軍事情報與合作關係。^㉔另外，如美國大力宣揚的飛彈防禦系統，也可以在若干該地區的國家聽到支持的聲音。^㉕3. 區域組織間的合作。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於一九九一年二月發表共同宣言，強調共同合作以減緩來自東方的壓力與促進該地區的安全，並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成立中歐自由貿易區(Central European Free Trade Area, CEFTA)以促進該地區的經貿合作，該組織有可能持續運作或納入其他成員，或以整體方式加入歐盟。^㉖

除了上述中、東歐地區權力填補的模式外，權力填補的過程中也存在若干的反作用力，這些反作用力使得東歐地區的權力填補形式不必然概由西方力量所承括。就目前來看，由於經濟發展的程度較為遲緩，以及與西方體制的較為疏遠，烏克蘭與白俄

註㉑ Roman Kuzniar,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1989~2000* (Warsaw: Scholar Publishing House, 2001), pp. 37~47.

註㉒ 波海三國、烏克蘭、斯洛伐克與斯洛伐尼亞都在可能的入會名單之列。

註㉓ 中歐國家使用「重返」(return)此一字眼，乃暗指因冷戰與意識型態因素迫使這些國家與西歐社會相隔離，現在中、東歐國家申請加入歐洲主流社會不過是重新接續過去歐洲社會相連的歷史事實。目前積極與歐盟談判，並可能於西元2004年首波加入歐盟的國家有波蘭、捷克、匈牙利、立陶宛、拉脫維亞、斯洛伐克、斯洛凡尼亞、賽普勒斯與馬爾他等九國。*Rzeczpospolita* (Warsaw), November 14, 2001, p. 1.

註㉔ 以波蘭為例，波蘭加入歐盟雖可獲得歐盟每年的定期補助，並可能解決波蘭龐大的失業人口問題，但波蘭亦可能因土地得自由交易後擔心德國資金購買前德國土地，以及波蘭產業受到德國的競爭壓力等而問題叢生。*Gazeta Wyborcza* (Warsaw), December 7, 2001, p. 22.

註㉕ Roman Kuzniar,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1989~2000*, pp. 103~109.

註㉖ *Gazeta Wyborcza* (Warsaw), May 17, 2001, p. 6;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 June 14, 2001, p. 1. 目前北約組織成員國中，以匈牙利、義大利、西班牙與波蘭對美國倡議的飛彈防禦系統支持最力，其餘不是拒絕評論(如英國與德國)，就是(如法國)與俄國、中共持相同的反對立場。

註㉗ *Ibid.*, pp. 204~214.



羅斯的外交政策顯得較為保守，^⑥現任烏克蘭總統庫其馬（Leonid Kuchma）即是在國內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的情況下，以保守政策贏得大選。在烏克蘭的民意調查中也顯示出此一現象，雖有近 56 % 的烏克蘭人願意加入歐盟，但同時亦有 52 % 的民衆希望加入一個由白俄羅斯、烏克蘭及俄羅斯組成的聯盟。^⑦相反的，波海三國則延續獨立初期的外交政策，竭力反對俄國干預，採取向西方整合的外交政策。

叁、影響中、東歐權力分配格局的變化因素

一、單極體系與權力平衡

中、東歐的權力分配格局受體系權力結構的影響，一旦體系改變，該地區的權力分配格局也將隨之改變。權力結構的表現則是顯現在體系成員的相對權力（relative power）上，一旦單極體系下的非霸權成員相對權力增大，超過或有能力抗衡霸權成員，則體系的權力結構將被迫改變。相對權力的增長主要透過以下幾方面進行：透過成功的同盟形式，致相對權力足以抗衡霸權的領導地位；達成區域整合的終極目標，出現權力比重上升的單一成員；以及權力的增長。^⑧目前來看，歐洲區域整合的程度雖按照既定目標前進，但現階段的各會員國仍是主權獨立國家；雖有北約組織共同承諾國防安全，但各國仍須建立自主的國防軍隊，除軍事安全外，各國仍有自主的內政與外交政策。另外，德國雖然是經濟大國，但由於歷史因素的影響，周邊鄰國對德國的武裝力量懷抱高度戒心，德國亦無法將其經濟力量轉換成核武力量或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俄國雖然擁有龐大的軍事數目，但自後冷戰時期大幅縮減的研發經費卻使俄國裝備逐漸落後世界先進水準，其國內經濟的凋弊亦一時難以復原；換言之，區域整合的力量與權力增長的可能性在現階段都還不足以改變單極體系的型態。

但俄國與其他西歐國家在若干議題領域上存有合作的空間，如打擊走私、販毒，推行經貿合作與反恐怖主義行動。俄國與西歐國家的經濟交流原本並不熱絡，不過在俄國國內市場改革的前提下，俄國希望能夠擴大和其他歐洲國家的交往，基於經貿互惠的考量，歐盟和俄國亦有合作空間。一九九四年，歐盟與俄國簽訂「伙伴合作協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PCA 的主要任務在於推動當時為數稀少的歐盟與俄國間的經貿往來。一九九七年六月，歐盟進一步擴大與俄國的經濟交往，俄國同時制訂為期十年的中程計畫（The Medium-Term Strategy for Rela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ith the EU）來推動俄國與歐盟的發展，雙方的經貿關係有日漸活絡的跡象。^⑨除經貿合作外，俄國和西方的交流更因九一一事件（美國客機

註⑥ 吳玉山，*抗衡或扞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間的關係*（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86 年 10 月）。

註⑦ Krzysztof Renik, "Keeping the Front Door Open," *Warsaw Voice*, June 10, 2001, p. 9.

註⑧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op. cit.*, p. 28.

註⑨ *Diplomaticeskii Vestnik*, No. 11, 1999, pp. 20~28.



遭挾持而衝撞美國城市)而更形密切。九一一事件前,俄國與美國因飛彈防禦系統和人權保障等問題僵持不下,然在事件發生後,雙方將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列為共同的首要目標,雙方溝通方式一改過去的針鋒相對,其聯繫的緊密程度更是有史僅見。^④俄國更於九一一事件後加緊拉攏與西歐各國的關係,在北約東擴此一敏感度極高的議題討論中,俄國藉機透露俄國政府正考慮北約的東擴行動。俄國過去認為北約的擴張行動嚴重侵害俄國的國家安全,但如今俄國政策改弦更張,俄國準備採取和過去相異的歐洲政策,由單純的反對北約東擴立場,轉為慎重考慮北約的提議,其外交政策的改變不可謂不大。^⑤因為俄國瞭解,後冷戰時期的歐洲安全體系並非能由俄國一手規劃,作為第二層體系成員,俄國能有更為寬闊的權力運作空間而非一味反對,透過加入歐洲安全體系的決策系統能使俄國免於邊陲化,既然北約的存在是個事實,和北約分享決策權力總比在北約門外不得其門而入更為有利。

總結來說,填補新興的中、東歐權力真空來自兩大動力:單極下的超強追求穩定的體系結構力量與體系成員尋求安全的內部需求力量。外部的動力來自於美國為求保證自身的領導地位,必須將其勢力擴充至新興的中、東歐地區。越能維持美國的優勢地位,單極體系就更能維持穩定;內部動力則來自於中、東歐國家為維持本身安全與擺脫俄國的影響力,意圖透過加入北約組織以保障自身獨立。目前來看,俄國在中、東歐地區的權力運作空間狹隘,俄國缺乏能量在該區行使影響力。而在單極體系依然有效運作的情形下,外交政策的協調可能出現在體系的其他主要成員間,但美國與西方盟國長期的互信基礎與美國的優勢地位卻使俄國權力平衡的運作困難重重。

二、權力擴張的速度與方向

對於北約擴張的速度與方向,北約內部存有不同意見,持懷疑論者認為越多國家加入北約,將越可能使北約減低其活動力,而無法有效的處理若干敏感性的議題。^⑥歸納來說,目前的北約擴張計畫有幾項可能方案:第一種可稱之為零選擇策略(Zero Option),論者認為目前北約的擴張行動已經過快,應該重新評估東擴的利弊得失,更應仔細掌握俄國反應及可能的行動回應,以免冷戰時期兩強對峙的歷史再度上演。其二可稱為大爆炸策略(Big Bang Option),論者認為值此俄國積弱不振之際,北約的擴張應該越快越好,等到俄國的經濟內政問題稍加改善,俄國將會企圖重新奪回其舊有的勢力範圍。其三則是小型擴張策略(Mini-Enlargement Option),指出目前北約不應將重點完全放在東擴上,而應將矛頭指向東南歐地區,納入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等國,以應付危機逐漸升高的東南歐種族衝突問題。^⑦

註④ "America's New Friend?" *Newsweek*, November 19, 2001, pp. 32~37.

註⑤ "Russia: A Big Step for Putin," *Time*, Vol. 158, No. 18 (October 29, 2001), pp. 54~56.

註⑥ Roland Dannreuther, *Eastward Enlargement* (Oslo: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January 1997), p. 72.

註⑦ 支持者宣稱,目前納入波海三國不僅未能提高歐洲的安全能量,反倒因為波海三國目前僅擁有仍嫌薄弱的軍事能力,將可能造成新一波的安全困局,而北約的下波行動如果是採取向東南歐擴張的方向,就鼓吹者而言,這也是一種給予波海三國精神支持的象徵,表示北約的擴張行動仍在持續中。*Ibid.*, pp. 209~211.



在這些可能方案中，英國、法國、德國和土耳其不約而同的表達了對北約持續東擴可能後果的擔憂，這些國家駐北約的資深官員開始有意無意地減少使用北約東擴的字眼，以免給那些一心急於加入的國家有更多的幻想。持反對大幅擴張論者以為，歐洲安全的維繫並非僅能依靠軍事同盟，俄國目前雖積弱不振，但北約的急速擴張將會導致俄國產生悲憤情緒，對歐洲的安全與穩定將會產生不良影響。^④

此外，對於複雜的種族問題，北約目前仍缺乏一套有效的解決方案，前東歐共黨地區存有數個種族問題懸而未決：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新劃歸領土，目前廣布在斯洛伐克、烏克蘭與塞爾維亞佛一佛丁納（Vojvodina）境內的匈牙利人；在西利西亞（Silesia）的日耳曼人；在立陶宛、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境內的波蘭人；以及廣布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內的俄羅斯人。^⑤

上述幾個問題近期內未必會引爆成激烈的軍事衝突，然而亟待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卻迫在眉睫，由於這些國家間缺乏協商管道，因此無法解決甲國所認為重要的少數民族保護問題，而卻被乙國認為是干預內政的手段，複雜的民族問題致使北約組織卻步不前。

肆、結 論

冷戰時期的歐洲地區出現的是緊密的兩極對抗，兩個主要的行為者各自擁有一批集團成員，彼此之間壁壘分明、界線清楚。但由於蘇聯解體，導致共產集團的迅速崩解，此種崩解不僅造成對俄國權力分配的大幅消滅，連帶亦造成前東歐共黨國家倒戈相向的效應。

單極體系下的歐洲安全目前仍依照超強所制訂的安全政策而執行，此即是後冷戰時期的歐洲安全仍以北約為基石，西歐國家仍是作為美國的堅強盟友；北約東擴代表歐洲安全體系的向東延伸，其隱含的意義凸顯在三個層次上：保障西歐的安全地位，穩定新興民主國家的安全需求，以及減弱可能的潛在敵人力量。回顧歷史，冷戰時期的北約組織能夠提供西歐國家一個安全且穩定的歐洲局勢，加上其餘的配套方案，導致西歐國家能夠免於共黨勢力的影響而專心從事戰後經濟復甦的建設。現今的歐洲安全政策正試圖再一次使歷史重演，使這些與西方國家地理位置相近，然卻被人為力量阻隔交往近五十年的中、東歐國家重新回歸歐洲。不僅與自身利益攸關的中、東歐國家需要明瞭現階段歐洲安全體系的變化過程，對我們來說，新興的中、東歐國家目前

註④ Sean Kay, "NATO's Open Door," *Security Dialogue*, Vol. 32, No. 2, June 2001, pp. 201~216.

註⑤ Andre Liebich, "Ethnic Minorities and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EU Enlargement," *EUI working Paper* (Badia Fiesolana: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RSC No. 98/48 (1998), pp. 18~21; Babara Nicoletti,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revention: The Case of the Baltic Region,"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36, No. 2 (April~June 2001), p. 114. 種族問題會在歐洲地區形成潛在的隱憂來自於過去的歷史因素，前蘇聯境為了重工業發展，遷徙為數不少的俄羅斯人至波海三國，造成現今的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境內近三成人口是俄語人口；另外就是因為領土的劃分問題，如將匈牙利的領土劃歸周邊國家導致匈牙利人散居在這些國家中，並在當地形成社區，對當地國造成不小的影響。



所面對的問題，正是一般體系成員所面對的相同問題，我們或許也可從這些國家外交政策的利弊得失來檢視我們本身處境。

其次，透過權力結構與地緣政治的闡述，我們發現北約以納入中歐國家作為東擴的第一步驟。北約的下一步驟無論是朝向何方，所要面對者不僅是其他體系成員的反對，這些新興國家的內部政治穩定與否亦是考量重點，假設這些國家內部基本共識不足、對民主認知差距過大，則其擴張行動將有違穩定的目標。就結構觀點來看，權力真空的狀態不會持續太久，權力填補的力量也不會僅止於中歐地區，而除非俄國有能力掌握東歐局勢，否則西方國家將不會允許俄國再度建立自己的反對勢力。波蘭、捷克、匈牙利已經順利加入北約組織，如果北約納入烏克蘭的企圖在近期實現，不僅這是北約史上擁有最多的成員國的一刻，同時也是歐洲歷史上最大的同盟集團，對美國的歐洲戰略更有加分的效果，此乃因新興加入的中歐國家普遍支持美國的安全戰略，因此更可加強美國在北約的領導地位。未來如果美國順利讓其餘國家加入北約，並保持目前的親美態度，美國將可藉由鞏固其歐洲戰略之餘，進一步的掌控對俄戰略、甚而全球戰略的規劃。

再其次，作為第二層體系成員的俄國，外交政策似出現改弦更張的跡象，單純的反對北約東擴並不能為俄國達到有效嚇阻的作用，俄國正試圖透過更為靈活的外交政策來達到權力運作的有效性，權力平衡可以在幾個主要的國家間發生，無論這些國家過去是否長期對立。九一一事件的發生正足以予俄國一個權力運作的槓桿基礎，透過該事件的發生，俄國可以重新作為與歐洲和解的起點，給予西方世界一個溫和民主的俄國面貌；然而，權力運作的本質在於平衡體系的權力分配狀況，俄國的權力運作受到超強能力分配差距過鉅以及俄國與其他西方盟國互信基礎薄弱、導致合作難以順利推展的情況下，短期內仍難有效察覺運作的效用。

* * *

(收件：90年9月28日，修訂90年12月6日，再修訂91年1月22日，接受：91年2月21日)



The Power Structur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San-yi Yang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record does not offer much comfort to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hen they consider how best to guarantee the security of their peoples.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Poland, Czech, and Hungary belonged to the Soviet bloc; nevertheless, with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these countries soon shifted to the western bloc. The remaining countries still face power vacuum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realism, power vacuums will give rise to power competition; that is to say, the proce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e-communist bloc is confronting another round of power struggling.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region. First, the paper will review the theory of realism and clarify some related concepts. Then it will extend the discussion to the three layers of analysis: hegemony, second-tier, and general system actors.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points out potential influential variables. The paper ends by drawing several conclusions.

Keywords: Central and East Europe; unipolar system; system actors; power vacuum; power fill-up

